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漫无边际地侃大山,侃到了红红火火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他突然问我:“你是音乐科班出身,你知道意大利有没有‘民族唱法’?”

“若要谈意大利的‘民族唱法’,那就应该是现在中国人所说的‘美声唱法’。”

“着哇!”朋友拍着大腿,“既然是‘民族唱法’,怎么又成了‘美声唱法’了呢?”

我无言以对。

朋友继续问:“中国的所谓‘民族唱法’,到了意大利,又成了什么唱法呢?”

“按推理,应该叫‘美声唱法’。”

“乱套了吧?既然是意大利的‘美声唱法’,到了中国,怎么又成了‘民族唱法’?”

我仍无言以对。

这老兄近乎于穷追不舍了:

“中国的所谓‘民族唱法’,究竟具体的是指傣族山歌的‘平声调’、‘假声唱’、‘放高音’呢,还是指傣族大歌的‘嘎声’、‘拟天籁’,或指蒙古族的一个人同时唱出两个音的叫什么‘呼满’呢?再不就是指汉族的‘信天游’?”

我还是无言以对。

老兄简直是没完没了啦:

“现在,有一种‘戏歌’很时髦。你说,京剧艺术家李维康演唱的‘戏歌’毛泽东诗词《咏梅》,又属于什么‘唱法’?”

“应该叫‘戏曲唱法’吧!”

“李维康的‘戏歌’叫‘戏曲唱法’,那孟广禄的‘戏歌’叫什么唱法?”

“那他们就叫作‘女民戏唱法’或‘女戏民唱法’、‘男民戏唱法’或‘男戏民唱法’吧!”

“好!又出来了两个‘民戏唱法’或‘戏民唱法’。再举个例子。歌

——所谓‘唱法’,它的定义,就是演唱者对作品的诠释方式及表达技术。就词而言,每个演唱者,都有其自己的‘唱法’。这正应验了一句关于艺术的誓言:有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会出所谓‘三种唱法’的误区呢?原因是这样的:歌唱艺术,有几个分类,如民歌、创作歌曲、歌剧、戏曲等。当出现了第一个对某种歌唱艺术作品作出较完美的诠释和表现的人之后,接下来便是后

结为‘美声’、‘民族’、‘通俗’三种,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有句格言:音乐无国界。如果将‘三种唱法’再扩大到世界范围去,想成为国际准则,那肯定是一个国际级的大笑话。不信,你让意大利也搞个‘三种唱法’歌手大赛,人家准认为你在发疯说胡话!

那么,这个‘三种唱法’是怎么提出来的呢?有文字表述,它起自于中央电视台的人,并非音乐界。人们都知道,中国的电视台,是垄断行业。垄断行业,往往会出现出口国。如今有那么多的音乐界人士如参加全国性歌手大赛的评委、参赛选手,认同央视人提出的‘三种唱法’,并以此为纲来进行这种全国性的歌唱大赛,我以为,这不过是他们对霸权的盲从或屈从而已。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存在,实在令人觉得不是滋味且无奈。不信,你以第四种‘唱法’报名参加,准被拒之门外!”

老兄的这些话,实在是让我产生了顿开茅塞之感,因为,朋友的这番大论,通篇显示着唯物论和辩证法。今天,我所以将这段朋友间的私下闲聊公布出来,不过是想给“三种唱法”论者敲一下边鼓,让他们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



《您好!》 王清林 摄

芳是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同窗 10 余年的好友。在我的记忆中,芳一直很要强,属于那种‘给个杠杆就可以撬起地球’的人,——芳从语言到骨头里都没服气过任何一个同学!

这次相见,不足 36 岁的芳,显得很足龄。她说自己一直急切地抓来抓到空。她的话将我拉回到 10 多年前

巧。跟着科长学搓麻将,随着主任享受高品位,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情非所愿的事依旧没有飞黄腾达。

后来,她放弃了深爱的她大学恋人嫁给了市委书记的儿子,以为从此就可以出人头地了。可短暂浮华的背后是长

真够傻的,还以为自己能干成天大的事,折腾了 10 几年,不是孝顺的女儿,也不是称职的妈妈!

“不傻不傻,有人比你傻多了!”我开玩笑般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小伙子发誓作一名优秀的猎手,给自己订了目标:第一次出猎必须猎到一头山羊!他找了大半天,别处,远处的有一只山羊。他就开始追呀,追呀,他眼

里只有那只山羊,途中,一群鹿竟成了影响他猎取山羊的障碍……到头来,山羊还是跑

了。“瞧他,为了一只山羊,丢了一群鹿,多蠢!”

芳走了,依旧一脸郁闷。

你,我的朋友,还会为了

一只虚幻中的山羊而丢失一

群实实在在的鹿吗?

一只山羊,一群鹿

□散文

□文/张亚凌

长的孤独,自己嫁给的,不只是“酒囊饭袋”,还是个超级“花花公子”。

——她讨厌婆婆人如自己般虚荣张扬,又忍受不了娘家人那种“可笑的安贫乐道”。她就只能游离于婆家和娘家之间,很不快乐地生活着。

她说,进了单位,想如鱼得水水平青云,又学会了乖

——

伟和莹是大龄青年,也都曾有过爱的经历,俩人相识后相处得很平淡,但很真诚。

伟是一名推销员,常常东奔西跑去推销产品。莹是一名机关公务员,上下班时间很固定。伟和莹约会,只有在每天下午下班后,伟的企业和莹的单位相距一个多小时的路,伟每次去约会,先给莹打个电话,莹将一切安排好后,他俩便一块去吃饭或到处走走。伟陪了莹,便乐呵呵地回家。这样相处了半年,熟悉的人都说他俩该结婚了,莹却对别人说,不行,他俩还没有摩擦爱的火花,她还需要考验一下伟。

伟又要外地出差,这次要去一个月,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和莹吃饭时都喝了点酒,莹有点醉。她主动吻了伟,伟又吻了她。他们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伟是带着对莹的深深牵挂上路的。

从外地回来,伟给莹打电话,要去找她,伟心中渴望见到莹,他还给她买了一个钻戒和项链。莹接到电话,心中特温暖,她让伟仍到办公室找她。

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莹的办公室,莹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那儿傻等他,没见到莹,伟很着急,以为莹出了什么事,就给莹打手机。其实

莹躲在对面的楼里一直看着伟上楼、下楼,又站在楼下打电话。伟站在那儿,心急如焚地给莹打手机,莹要么不接,要么接了又挂断。莹的几个闺蜜和她一起观察着伟的举动。

见不到莹,伟抽着烟,隔一会儿给莹打一个电话。伟边打边踱步,抬头看到了莹和几个女孩在对面的楼的一个窗户里冲自己恶作剧地笑。伟心里很委屈,但他依然执着地打着莹的手机。这样一共打了 100 次,莹都没接,在打第 101 次时,莹终于接了,并让伟再等一会儿。

莹挂挂了电话,飞奔下来,伟却不见了,只留下满地的烟头。莹很伤感,她的朋友劝她:“算了,这样的男人靠不住,还没怎么考验就受不了了!”

以后好长一段日子,莹都在等待伟的电话,可伟再也没打来。莹想不通,为什么伟那天能给自己打那么多电话,最后却毫不回头地走了呢。

后来,莹和别人草率地结婚了。婚后她一点也不幸福。她常常在怀念和伟在一起的日子,因为她知道,伟是真心爱她的,她也是真心爱着伟。她常常告诫身边的女孩:爱需要考验,但不可作弊。

考验

□小小说

□文/阎冬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宇宙万物,谁也难逃新陈代谢的规律。然而,退休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攀谈,也免不了发出些许伤感,不禁怀疑地问周围,我真的老到这种程度了吗?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笑声渐渐少了,绝不要以为是严肃和成熟的表现,很可能是心灵老化的结果。其实,当我们对一切一切都感到习惯,泰然,无所谓,不再是具有浓厚的新鲜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心灵已经在老化之中。如若对老人总是重复地讲同一话题,听的人也不好意思听你老人家津津有味地讲,其实,这种感觉的迟钝,也是心理衰老的早期表现。惟其老,记忆才不灵光!

现实生活中,桑榆晚景的老年人怕过年,怕别人说自己

不要怕失去讲话机会;不要怕后来人否定自己;不要怕九斤老太,谁也不进眼里,做出失态举止;更不要躲在自己的阁楼里,用愤恨的目光,诅咒一切后来人。

在我们的前面,有过前人;在我们的后面,还会有后人。我们做过了我们应做和能做的事,我们走过了我们应走和能走的路,老当益壮,老当益壮,应当坦然面对,相信未来。白居易诗云:“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这对大批退休老人实在是忠告。退休以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不再受他人的支配与差遣,眼前不见催催催,耳边不闻呼喝声,那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庸官俗吏,没准再有资格在面前指手划脚,发号施令。“领导”二字在心中已彻底抹去,“上级”一词在头顶完全消失。这

老不是罪过,老而不达,则让晚辈讨厌了。坦然面对退休路,头顶便是一片蓝天!

一只老鼠,呆在一户人家,但这户人家很穷,很少偷吃到粮食和食物,因而,它一直瘦小枯干,毛色灰暗,身上又脏又臭。看见别的老鼠,一个个体体壮,皮毛光滑,整日逍遥自在,它羡慕极了。

这只老鼠成天苦思冥想:要改变命运,满足口腹之欲,必须寻一个好位置。于是,它寻啊寻啊,终于找到了一个富翁之家,偷偷溜了进去。一看,噫!好多的粮缸呀!它暗暗庆幸自己找到了一片乐土,在这里就可以享尽一生。

这么多的粮缸,把老鼠看得眼花缭乱,它恨不得一口吞进肚里去,只怪自己肚皮太小。想想还是找一口最大的粮缸慢慢享用吧。它看中了一口最高最大的粮缸,借着墙壁爬了上去。嗨!满满的一缸大米,味道好极了,它饱餐了一顿,不愿离去。又过了几天,它想跳出米缸逃走。但一想起自己过去的肚

腹之肌和寒酸、肮脏的样子,便不寒而栗。况且自己又没被主人发现,何不继续留在这里,享受这天堂般的生活。于是,它就躺在这口米缸里,吃了睡,睡了吃,直至把满缸的大米吃了个精光,渐渐耳肥头大,挺起了“将军肚”,一副“官”相。

老鼠正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而洋洋得意之际,抬头一看,不好了,这米缸又高又滑,怎么才能逃得出去呀!它跳啊,爬啊,耗尽了全身力气,也没有逃出这一米多深的米缸。这不

等于是自掘坟墓?自己寻死吗?老鼠痛心疾首,流下了忏悔的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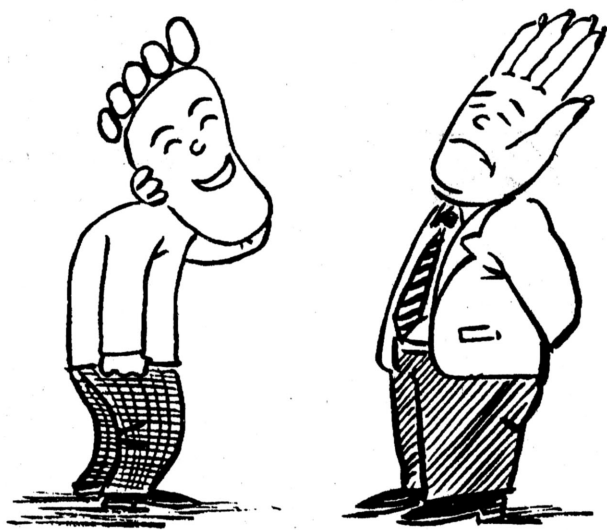
这时,主人发现米缸空了,缸底有一只奄奄一息的老鼠,一把抓住骂道:“小蠢猫,你寻死呀!”随手扔给了那只懒猫。

心不可动于利禄之诱,目不可眩于五色之惑。老鼠幻想拥有一个天堂般的生活,然而贪欲使它跌入了毁灭的深渊。

老鼠的故事

□寓言

□文/冯贵华



哥俩好

诗/张雷西滨 画/李伟

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某年某月某一天,哥俩生不相同。一个摇身变老总,一个成了手下兵。过去开口直呼名,如今非得称老总。不称官名不称生,愈称官名人愈生。

电视剧《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央视一套晚上黄金时间热播。清末劲旅淮军著名将领刘铭传(1836—1895年),是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保卫台湾,抗击法国侵略军的骁将,后担任台湾首任巡抚六年,对台湾的开发、建设颇有建树。这里要说的,却是他偶得出土陕西宝鸡的国宝骊季白盘,一家四代人 86 年间从藏宝、护宝到最后献宝于国的传奇事迹。

我国古代形制最大的青铜盘
骊季白盘与毛公鼎、大孟鼎、矢人盘一起,被誉为晚清出土的四大国宝之一。青铜盘是商周时期王室贵族用于盥洗、存水之器,造型种类繁多,但骊季白盘器型奇特硕大,呈直口鼓腹方体形,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商周青铜盘中唯一的孤品。骊季盘长 103.2、宽 82.7、高 41.3 厘米,重 215.5 公斤,为迄今已发现的形体最大的青铜盘,整体造型浑厚,显示我国古代的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的高度水平,是西周工匠高度智慧和精湛技艺的结晶。

骊季盘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盘内底部的 111 字铭文,其大意为: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 816 年)六月初,骊季白铸此宝盘。其缘由是,宣王十二年发生了一场西周王室军队驱逐玁狁(古匈奴)骚扰王畿的战争,骊季白受宣王之命,率兵去洛河北部参战,斩首五百,俘敌五十,后宣王设宴庆功,赏赐乘马、弓矢、斧钺以示嘉勉。故特作此盘志记功。

这篇铭文记载了距今 2800 多年前周宣王姬静时期的一段史实,语言凝练,字体拙朴,对研究西周历史和古代文字均具有重要价值。

清道光年间出土为徐燮所得
西魏季子白铸盘刻文想永传后世,谁知仅过 45 年公元前 771 年周幽王就被犬戎杀死于骊山,西周王室仓惶东逃至洛阳,西周灭亡。骊季的继承人在避难出走之前,把它埋入土中,谁知其主人再也未能回来,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后,此盘在陕西宝鸡虢镇附近出土。据学者罗宏才据光绪年间《庐州府志》记载并作调查,在清道光(1821—1850 年)年间,当时

郿县县令兼理宝鸡县篆徐燮,在宝鸡县虢川一农民家中看到一个给牲口饮水的大铜盘,他见此盘古色斑斓,盘底铭刻古篆文,知非寻常之物,便命随从搬回县衙,公余欣赏把玩,后来把他运回家乡江苏常州城内保存。

清同治年初刘铭传闻声获宝
18 世纪中,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淮军将领刘铭传奉命赴江苏南部与太平军作战,同治 3 年(1864 年)4 月攻入常州城,驻扎在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王府内。一天晚上,他在灯下看书,忽然听到外边时断时续地传来金属碰撞之声,感到奇怪,便提灯出室,循声寻觅,到廊房看到一匹马在吃草料时,笼头上的铁环碰撞到“马槽”而发出声音,他举灯细看,才知是铜制。第二天,他让马夫把它洗刷擦拭,拿到阳光下仔细审视,发现盘内底部刻有 8 行古文,他虽武夫,颇通文墨,喜读兵书古史,并有诗名,认定此盘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古物,便派人运回安徽肥西县刘老圩家中。

七年他解甲回家,在府第内特建精致的“盘亭”珍藏此盘,并作《盘亭小录》,记载偶得宝盘经过等,令家人不得外泄,常年锁守,轻易不肯示人。

千方百计竭力藏宝护宝
不过刘铭传秘藏宝盘之事,后来还是让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得知。他派人游说,愿出重金购买,被刘铭传婉言谢绝,翁又生一计,托人前来说媒,愿把女儿嫁给刘的儿子,借姻亲得宝,也未成功。翁怀恨在心,在光绪皇帝面前说刘盖房采取皇宫建筑形式,心怀不轨,通过光绪将刘撤职罢官。

刘铭传去世后,一个美国富商喜爱中国古董,便托人带信给刘铭传后裔,欲以巨资收购,并可为其全家在美购置房产供其定居,其家人断然拒绝,表示:“我是中国人,怎能把国宝卖掉,成为祖先的不肖子孙,民族的败类呢!”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河南军阀刘镇华在皖北扩充势力,范围,得知刘家珍藏古盘,派人前来

搜掠,但刘家早有准备,刘也未能得逞。

到 1940 年,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李品仙极喜收罗珍贵古董,曾派人去寿县盗掘楚王墓,窃取一批重要随葬品。他先派人到刘家,以高官、重金为饵,进行诓骗,遭到刘铭传第四代孙刘肃曾拒绝后非常恼火,让合肥县长带人把刘家数十间房内地板全部撬开,挖地三尺,终无所获。后又派心腹袁宗明营长率兵进驻刘家,诬告刘家之人把他室内一只内装金条、烟土、银元的箱子偷了,用手枪对着刘肃曾胸膛逼他赔偿,命写欠条以就盘作押,刘借口外出筹款,逃出家门避难。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据点距刘家只有六华里,声言要刘家交出就盘,刘家便在屋外挖了一丈多深的坑,将就盘埋入地下,地面上移栽一棵小槐树,并铺上野草做伪装,然后全家迁居他处暂避。

建国初捐献国家郭沫若赠诗
1949 年 1 月 21 日,刘肃曾的家乡解放。刘肃曾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部队十分熟悉和亲切,原来在抗战初期,家乡土匪猖獗,曾纠合千人攻打、围困刘家圩 20 多天,后适逢新四军四支队从大别山开赴抗日前线,路过此地,他配合新四军把土匪消灭,与支队司令高敬亭结下深厚友谊。建国后,刘的世交郭毅担任皖北地区政协副秘书长,他与郭谈起就盘之事,两人一致认为,此宝由私人收藏风险甚多,如今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把它献给国家,使国宝回归全民共享,最为得体。刘肃曾于 1950 年元月初率领家人把他 14 年前亲手移栽的槐树锯掉,挖出就盘献给国家,皖北行署为其隆重举行庆功宴会,并奖励大米五千斤。政务院副总理郭沫

若给安徽省政府发来贺电:“国宝归国,诚堪荣幸!”至此,就盘从 1864 年为刘铭传所得,到他第四世孙刘肃曾将它再次出土献国,这个历经 86 年之久、四代人为国宝藏宝、护宝、献宝的坎坷历程,在中国收藏史上写下了动人心弦的篇章。

就盘运京之前,于 1950 年元月在合肥曹操点将台遗址开展览一个月,

□文/王兆麟

轰动全城,广大群众争先恐后,亟欲一睹国宝丰姿,对刘家义举深表钦佩。中央政府文化部电影局还把刘家献宝经过及公开展览拍摄成新闻简报在全国放映,成为新中国把文物搬上银幕的第一次。

1950 年 2 月,刘肃曾在皖北行署派的专人陪同下,乘火车护送就盘到达北京,董必武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刘肃曾,文化部于 2 月 28 日给他颁发了“褒奖状”,并于 3 月 3 日在北海团城紫光殿举办特展,郭沫若副总理、文化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以及陈叔通、范文澜、唐兰、马衡等领导、学者前往参观,大家对之赞赏不

已,郭沫若、沈雁冰和文物局长郑振铎与他合影。当日晚又在北京饭店宴请了他,郭沫若于酒酣之际,诗兴大发,请人拿出笔墨宣纸,挥笔赋诗相赠:“就盘献公家,归诸天下有。独乐易众乐,宝传永不朽。省却常操心,为之几折首。卓卓刘君名,诵传妇孺口。可贺孰逾此,寿君一杯酒。”

国家对刘肃曾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准备安排他在北京工作,他考虑到家中人口众多,要求仍回家乡,安徽省政府安排他在省文物部门工作,将他全家由刘老圩迁居合肥市居住,1977 年刘肃曾在合肥病逝。刘家所献的就盘原藏故宫博物院,后移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公开展示陈列。